

黑

玫瑰

澳尼古拉斯·周思著

李尧译

文学名著
大利

亚



黑 玫 瑰

〔澳大利亚〕尼古拉斯·周思 著

李 尧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7-03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玫瑰/(澳)周思(Jose, N.)著;李尧译.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3

ISBN 7-5071-0389-7

I. 黑… II. ①周…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3484 号

责任编辑:文 钊

封面设计:曹向晖

黑玫瑰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联系人:张洪军 任春玉 周密

北京中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200 千 印数:1-2000 册

定价:12.50 元

澳大利亚文学名著丛书

主 编 胡文仲 唐家龙

副主编 黄源深 凌 原

编 委 (以姓名首字笔画为序)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

李 尧 谷 行 欧阳昱

胡文仲 唐家龙 凌 原

黄源深

本书根据 Hamish Hamilton Ltd

1994 年出版的

THE ROSE CROSSING

译 出

Copyright ©Nicholas Jose, 1994

©1997 中文版权属于中国文学出版社

This project has been assisted by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through the Australia Council, its arts funding and advisory body.



本书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提供资助。

中文本前言

尼古拉斯·周思

李 尧 译

访问泉州之后，这座位于中国南方福建省的城市的悠久历史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特别是许多个世纪以前，它就和西方世界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像马可·波罗这样著名的旅行家曾来这里造访，阿拉伯人也来这里做生意，甚至定居。我对泉州感兴趣，还因为中国旅行家就是从这里出发，探索世界，并且展示了他们高超的航海技术。此外，这一地区还流传着南明王朝许多有趣的故事，包括波及到台湾的复明运动。这种大海造成的影响——文化交叉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都对现代生活发生着影响。

特别是在我——一个澳大利亚人看来，东半球不同民族的成员和他们创造的文化的相互影响，已经成了巨大的原动力和创造力。离开泉州，我就想，如果利用这些材料，把历史和想象结合起来，或许可以撰写一部当代读者感兴趣的小说。

我的创作灵感起始于一位朋友讲述的关于中国玫瑰和欧洲玫瑰第一次杂交的故事。他是一位研究玫瑰的专家。他告诉我，早在1789年，人们在印度洋的一座小岛发现了一种玫瑰。这种玫瑰的颜色、形状和香味，都包含了欧洲玫瑰和中国玫瑰的特

征。发现这种玫瑰的人是一位法国植物学家。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珍奇的玫瑰，便把它带回法国，献给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波拿巴。这位妇人也是个玫瑰爱好者。她继续培养这种奇花，直到培育出好几个珍奇品种。这些品种都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欢迎。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种杂交玫瑰怎么会跑到那座远在天涯的海岛。我决定完成这个故事。我把故事的背景放到17世纪中晚期，明朝末年。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和欧洲都颇具戏剧性。许多年前，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仔细研究过这一段历史。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从而结束了他的暴政。几乎同一时期，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北京上吊自杀，清王朝开始统治。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我的这部小说不仅仅写了玫瑰的杂交，还写了人与人的会合，东方与西方的会合。一个跨文化的爱情故事在明朝亲王和一位英国姑娘之间展开。这两个年轻人十分奇妙的相互吸引，使一个新的生命得以诞生。

《黑玫瑰》融历史、想象和爱情故事于一体，表现了不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其结果从任何意义上看都有一种划时代的意蕴。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喜欢这个故事，并且从中受到某种启迪，就好像第一次发现一朵新花。

1995年于悉尼

目 录

中文本前言

序 幕	1
第一部 英格兰,1651年	5
第二部 中国南方,1653年2月	53
第三部 无名之地	89
第四部 罗得里格斯岛,1653年	227
尾 声	251

译后记

序 幕

爱德华·庞普尔看见斧头落下，但是没有看见它与它的目标相撞。砧板放得很低，台子搭得很高，而且悬挂着黑色幕布，把利刃与肌肤相触的一刹那从拥挤的人群眼前隔开。国王身首分离的一刹那，一阵发自内心的呻吟从人群中升起，仿佛人们害怕他们的世界也会就此完结。庞普尔不由自主地从嗓子眼儿里发出咯咯咯的响声。站在他前面的那个大胡子，手里拿着帽子，恭恭敬敬地鞠躬。坐在墙头上的那个傻呵呵的小伙子画了个十字。自从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表示自己尚且苟活在人世。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着晕了过去。爱德华·庞普尔只是苦笑了一下。在他的记忆之中，这是伦敦最冷的一天。他跑到大街上，纯属偶然。

大胡子先前问过他的职业，庞普尔说他是园艺家。那人服饰古怪，眨巴两下眼睛又问他：“来这儿有何贵干？”庞普尔解释说，他是从北边儿来给他的恩主送信的。不过他没有说，在威斯敏斯特宫的会议厅，他怎么也找不着布鲁姆勋爵；也没有说，有位信差送给他一张去白厅广场的通行证。庞普尔明白，他的恩人布鲁姆勋爵不想看见这个血腥场面，才找了这么个借口。布鲁姆勋爵不愿意亲临现场，庞普尔是作为他的“代表”站在这儿，伸长脖子向断头台张望。多亏那位大胡子——他说他是个水手——及时摘下头上那顶插着羽毛的帽子，庞普尔才看见

国王脱掉斗篷和紧身上衣，露出雪白的衬衫。后来一阵寒意袭来，国王又用斗篷裹住身体。国王转过脸看了看行刑的刽子手。那人身穿罩衣，头戴灰色的假发和假胡子。庞普尔想起几年前他见到国王、王后和范尔康布来吉子爵的情形。正是在这个宴会厅，他们参加化装舞会“阿尔比恩的胜利”。国王扮演阿波罗神。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袒胸露背，一袭红缎披在象牙一样洁白的肩上。一位身穿黑衣的贵妇人扮演和平女神。今天，他看见国王举起双手，两只眼睛望着苍凉、静默的天空。国王的嘴唇翕动着，向刽子手下了一道语气温和的命令，让他看到信号再动手。据日后的报道说，后来，国王就像木偶一样在黑布那面倒了下去。

只有他的脑袋重新出现在观众面前，被刽子手提在手里，滴滴答答地流血。人群不由自主地向前拥去。马蹄叩击着石板，两排骑兵冲过来，驱散那些决心要染指国王鲜血的人们。只几分钟，广场便空无一人。

庞普尔发现自己和大胡子水手一起急匆匆地走着。那人头上的羽毛在空中晃动。这天，他俩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他扳着庞普尔的肩膀，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他愿意把它留给庞普尔作为纪念。

“瞧，先生，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是码头上一个家伙从鞑靼带来的。仔细瞧瞧，先生。”

他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他伸开手掌，掌心上有一块光溜溜的绿石头。石头上面有一个黑色的标记，像浮雕一样突起。

庞普尔把石头拿到眼前，看出那是一朵黑玫瑰。他惊讶地抬起头，看着大胡子。那人的眼睛藏在充满异国情调的宽边帽子下面，仿佛两潭深不可测的碧水，正直盯盯地看着他。

“这古董是块玉石，在手里拿一会儿就能变热。”

“你要多少钱？”爱德华·庞普尔问。

“今儿个？半金镑^①就打发我了。”

他们握手告别，相互祝愿在这乱世之秋一路平安。这时，骑马排着整齐的队伍回到空荡荡的大街。冰冷的天空一片苍白。老天爷没有为查理落泪。

暴君已被处死。共和国万岁！

庞普尔的手插在口袋里，握着那块热乎乎的玉石。

庞普尔在伦敦又呆了几天，观察处死国王是否会引起社会动荡，直到觉得平安无事才踏上归途。旅店老板送给他一本秘密流传的画册《帝王尊容》。他打算把画册送给儿子亨利，让他记住这一天。女儿罗莎蒙德将得到那块玉石。想起还没有给妻子的礼物，便决定给她买些黑布。

他一路向北走去，无形之中传播了这条新闻。他并不想告诉别人他曾经目睹了行刑的现场，但是如果有人问起，又无法否认。人们听说他是目击者之后，便把他团团围住，不但侧耳聆听，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甚至伸出手摸摸他，然后赶紧走开，就好像生怕被他传染上他所经历的恐惧。他很快就学会谨言缄口。

他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路上行人络绎不绝。有的人去当兵，有的人却是逃兵，有被谣言和想象搞得六神无主的人们，有妻离子散的难民，还有只是随便找一个安全、自由的去处的平民百姓。英格兰分崩离析，血染的土地滑溜溜的，像死亡一样冰冷。蒙蒙细雨中倘若有人走来，大家首先注意的是他有没有滑膛枪或者干草叉。至于通行证、军装，或者别的什么证件已经无足轻重了。他披一件质地粗糙、高领、带帽子的羊毛斗篷，腰带上挂着一把没有带鞘的短剑。能平平安安回到家里，他感

① 金镑 (sovereign)：英国口语中的说法，等于 20 先令。

到欣慰。

他的家人和布鲁姆夫人一起呆在教堂。国王被砍头的噩耗先他一步传到布鲁姆府第，布鲁姆夫人已经把查理——“不碎的金钻石”的遗言记在心里。

“我从摇摇欲坠的王位走向坚如磐石的宝座。”她满怀赞美之情，含着热泪背诵，希望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也能这样从容赴死。

迪莉娅·庞普尔拥抱爱德华，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盯着他，想弄清楚由于目睹那个场面，丈夫有了多大的改变，而自己是否可以利用一番这种变化。罗莎蒙德和亨利用一种新的眼光看父亲。他们突然意识到，在他的吞吞吐吐背后，隐藏了多么可怕的经历。

吃晚饭的时候，布鲁姆夫人坚持让庞普尔祈祷。

“感谢您的拯救，您的滋润，感谢您赐给我们坚强的意志。求您在黑暗中给我们指引方向，给我们抵御毁灭的力量，让我们再一次在阳光下享受您的爱。”

女人们叹气。亨利·庞普尔哑了哑嘴。

厨师开始切鹿肉。男仆推开门送来一罐水，一股穿堂风就势吹过餐厅。按照布鲁姆夫人的吩咐，府第上上下下只能以凉水佐餐。他们为国王服丧，正在向一种新的清教徒的生存方式过渡。

第一部

英格兰，1651年



爱德华和迪莉娅结婚的时候，新娘还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比他的爱女罗莎蒙德现在的年纪大不了多少。这桩婚事是迪莉娅的哥哥一手安排的。那时候，爱德华是法律协会^①一位前程远大的青年。而爱德华不管怎么样，都觉得能娶这样一个美丽的、面带微笑的姑娘为妻是一桩幸事。她天生丽质，博闻强记，无可挑剔。将近二十年，对于他，迪莉娅一直是位贤淑的妻子，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命运之舟并没有让他停留在事业的峰巅，而是穿波越浪，急转直下。庞普尔的才华使他找到一个保护伞，可是他生性耿直，恐怕迟早都会和他的主子闹翻。迪莉娅总是埋怨丈夫，生怕家运因此衰落。她体态丰腴，满头秀发，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特别招人喜欢。她心里明白，庞普尔已经人过中年，年龄的优势不会维持太久。他在园艺方面或者案头工作方面的成功和他崇高的志向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她对丈夫充满信心，只要他们能够把握未来，只要在风云变幻中，她能牢牢抓住哪怕一根救命的稻草！

布鲁姆勋爵是个“风向标”，他的夫人是座“灯塔”。于是达官贵人们纷纷跑到布鲁姆府第讨教，在新世界该怎么办？来访的人和他们谈话时发现，爱德华·庞普尔是个爱刨根问底的人，他的妻子迪莉娅·庞普尔是个迷人的乐观主义者。她向别人请教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有一次在布鲁姆府邸的花园散步，迪莉娅和布鲁姆勋爵走

^① 法律协会 (the Inns of Court)：英国伦敦具有授予律师资格权的四个学术团体：Inner Temple, Middle Temple, Lincoln's Inn 及 Cray's Inn.

在后面。勋爵因为痛风脸色红润，走路的时候就像在政治舞台上采取新举措之前那样，抬起脚试探着往前挪步。

她问他，局势稳定之后，爱德华在新秩序之下，朝哪个方向发展最好。

“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一定要发现点能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好处的东西才行。爱德华必须明白这一点。一定要做点能为这个政体增光添彩的事情。你明白吗？”

“明白，先生。”

“要让他的思想之花结出经济之果，从而加强我们这个国家的基础。”

老头上气不接下气，她挽起他的胳膊。儿子亨利和两条已经解开皮带的狗在草地上玩滚木球游戏。爱德华和罗莎蒙德在前面停下脚步，正朝天空指指划划。

“您还有别的高见吗？”迪莉娅问布鲁姆勋爵。

“他必须和皇家学会和解。量小非君子，应该有这种气度。”

布鲁姆勋爵去世之后，迪莉娅一直十分珍视这番忠告。1651年夏天，勋爵疑虑重重地去指挥一支国会军的部队^①，结果马革裹尸，堂而皇之地回到府邸。

布鲁姆夫人对失去丈夫的悲伤似乎早有准备。她把他们的宅子改造成供奉勋爵的祠堂。终于有一天，她问迪莉娅·庞普尔——没有问爱德华——他们这家人打算怎么办？驱逐庞普尔和他的妻子儿女自然会玷污已故勋爵的名声，所以她并不打算这样做。她只想知道他们打算如何回报恩重如山的布鲁姆勋爵。布鲁姆夫人认为，男孩子亨利可以参军。不是已经方寸大乱的国会军的部队，而是保王党^②的残余部队。

① 国会军：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反抗查理一世的议会党人的部队。

② 保王党（Royalist）：此处指拥护英王查理一世的保王党成员。

“这也是对国王忠诚的表示，”夫人压低嗓门儿说，迪莉娅不由得扬了扬眉毛。

然后，布鲁姆夫人又问，庞普尔每天呆在他的试验田、实验室干什么？吃庄园，喝庄园，可没见他搞出什么名堂。

“他可真是一个懒骨头，亲爱的。”

迪莉娅连忙回答，丈夫正准备参加皇家学会。她从来没有这么冷静过。她看出，如果丈夫和儿子能够听从布鲁姆夫人的安排，她和夫人就可以凑凑合合相处下去。布鲁姆夫人显然是发疯了。尽管她没有公然宣布庞普尔一家必须离开布鲁姆府邸，但以后供给他们的东西会越来越少的。不过她总还不至于把一对忧心忡忡的母女赶到大街上去。

“她压根儿就不想理我，”爱德华忿忿不平地说。他们刚吃过一顿让人很不舒服的晚餐，回到自己的房间。“她疯了，”他又说了一遍。

爱德华吹灭蜡烛，回到床上。迪莉娅在等他，蓬松的羽绒被下面露出一张奶油色的脸。黑暗中，他们仰面朝天躺着。

“亲爱的，你得申请加入皇家学会。”

吱吱嘎嘎。她等他回答，可是只有屋子里面的种种响动和屋子外面的风声雨声。

“再到伦敦？”他问道。“不！我离不开你。”

他的恭维让她大吃一惊。

“眼下可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庞普尔知道妻儿老小正处于困境，他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害怕他们在布鲁姆府第的地位被动摇。想到这个栖身之地不会长久，想到他的花园和那条林荫大道——罗莎蒙德常常骑着她的花斑马沿着这条大道向他迎面跑来——他就怅然若失，不寒而栗。如果加入不了皇家学会怎么办？他虽然不敢承认，但心里清楚地知道，那是他唯一的出路。